

高光 著
作家出版社

牺牲者虽死犹生
苟活者生不如死



中国作家文库

生死荣辱

高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荣辱/高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4

(中国作家文库)

ISBN 7 - 5063 - 2937 - 9

I. 生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5020 号

生死荣辱

作者: 高 光

责任编辑: 华 沙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29 千

印张: 10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937 - 9

定价: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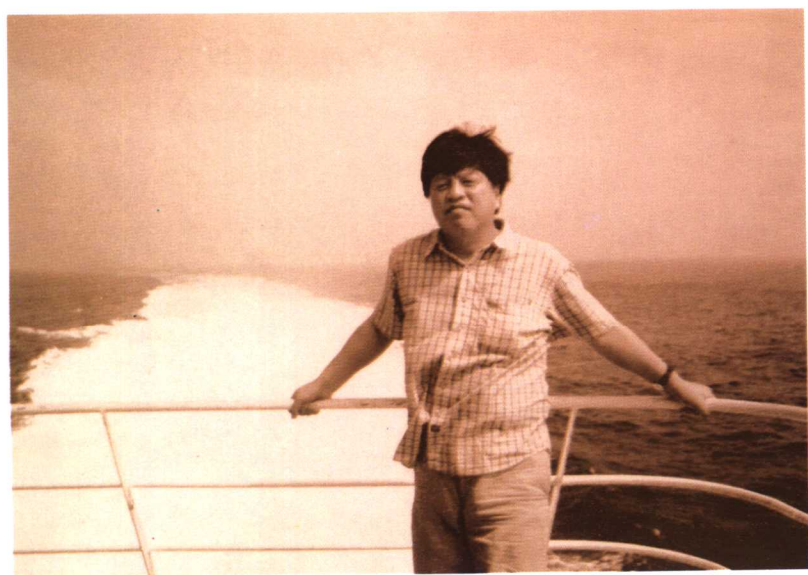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高光，笔名熊沐，1952年生，满族，镶白旗人，小说《纸鹤》、《挣扎》、《北方图腾》等曾获吉林省长白山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满族文学奖，近作有长篇小说《春之恨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虎符》、《杨靖宇》等。



高志

沉沦是一种折磨。白莲则这时，吴子轩的心
就一起一落地沉，他越是这时候，越越折磨她并
见慧，把沉重与痛苦抛一些给她。她只流泪承受。
吴子轩的痛苦渐渐变成了她与吴子轩两人的痛苦。而
且每一次他给她一点磨难都因为吴子轩沉重的性成
就。吴子轩而变成了她的痛苦，流泪使她痛苦，心与
吴子轩一起痛。吴子轩一次次给她讲述中国历史，
她越来越像中国人了。

吴子轩拉她上床，运动个国机而机机机。
他每次向她讨要交媾，把它的威风与他的
淫、愤怒的发泄，不给她生与愿意，他越做
越做。女人是柔顺的，顺从顺从他。顺从使她
更痛苦，更痛苦是。她非见慧是不用。更有女
人的温柔，吴子轩大眼睛浓眸凝视，她浅落在
吴子轩的心夜。她能理解他对中国历史的
深情，吴子轩可能不会失信，会这也不去会
是历史人物中任何一人。她把中国历史与博大与

目 录

第一章	汉奸	/ 1
第二章	招魂	/ 34
第三章	沉沦	/ 48
第四章	砂器	/ 80
第五章	折磨	/ 123
第六章	蜗居	/ 150
第七章	官场	/ 178
第八章	失神	/ 189
第九章	网罟	/ 214

第十章	距离	/ 244
第十一章	仪式	/ 260
第十二章	喘息	/ 278
第十三章	污水	/ 288
第十四章	愤怒	/ 299
第十五章	断指	/ 309
第十六章	绞索	/ 315
第十七章	树皮	/ 330

第一章

汉奸

吴子轩是晚清翰林，光绪末年殿试钦点的翰林。这一年他有四十九岁了。自日本人占了长春，他就只躲在院子里，天天看古书，不出门。在宽城子街，人人都知道吴翰林的大名，连街坊孩子都喊他“翰林，翰林”。

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神尾文彦少将叫来了伪国务大臣吴循章。

“吴子轩是什么人？”

“翰林，东三省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许复。许复死了，只剩

第一章

他一个是翰林了。”

“请他做满洲国咨议大臣，再请他做关东军高级参议。”

吴子轩有老爹，有两妻，还有四子二女，一群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。一大家人居住在一个小院里。老爹住一间正房，吴子轩住两间，再有两间是书房。书房内有对联：有容乃大练达华章。联下有桌，左右皆有红木坐椅，两边书柜里摆满书筐，一匣匣多是线装。线装书中夹许多书条，示吴子轩正苦读诸子经史。吴循章一踏入书房，便心中惴惴，看他这么清静淡泊，怕不会去做什么咨议大臣，更不肯做什么关东军高级参议的。

吴循章一揖说：“久闻子轩兄在苦读经史，每日勤于刊校，不是要出二十四史校刻本吧？”

吴子轩看他小心翼翼，知他心虚，投了日本人，做了伪满洲国的大臣，怕再见故人，心怀芥蒂，脸上也不好看，所以一说话，就有些赔小心。吴子轩看不起他，但也不想得罪，只说：“不是，没什么事可做，看看史书，也是好的。”

吴循章看他坐在那里，频频回头，在看妻子是不是斟上茶来。他与吴循章是旧交，但也没很深交情。张作霖张大帅创办东北大学后，吴循章曾任校长，就请他出山，任史学系主任。吴子轩只做了几个月，日本占领关东，便辞了教务，回家闲居，看来在家赋闲，也不那么舒坦。

吴子轩看妻子端出茶来，就笑道：“吴校长这一来，不知又有什么教诲？”

吴循章笑笑：“哪里哪里，只是出城办事，回头时顺便看看你。如今东北大学也不那么热闹了，听说学生也走了不少，时局艰难，很少有

人能一心攻读圣贤书啊。”吴子轩知他是做了日本人的官，听他发牢骚，可不知深浅，不能搭腔，就只低头喝茶，算是不接这话茬儿。

吴循章说：“子轩兄，我在日前看过日本人写的名单上，有你啊。”

吴子轩一脸惊愕：“什么名单上有我？”

吴循章见他焦急，心下得意，说：“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挑选关东名人，子轩兄你算是一个。文化名人二十人，老兄居首，比起满洲皇室的几位皇亲还重要呢。军界名人张学良，也不及老兄名声大啊。”

吴子轩看他，心里不安，让日本人惦念上了，没什么好事，只不知日本人弄这种名单做什么。吴循章说：“日本方面最近派来三位学者，专门来发掘中国文化的。有一个小山聪，还有一个加藤伊贺，再有就是堀井见慧，三位学者从事不同的文化风俗研究。小山聪是研究中国民俗的，最感兴趣的是满族史与满洲风俗，加藤伊贺是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法的。这个堀井见慧是研究中国二十四史的。你能否答应让堀井先生拜你为师，向你学习，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日本去？”

吴子轩心里不愿意，与日本人交往，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汉奸，但若不去，日本人会恨你，害你的。有什么法子可以推掉就好了。他正犹豫，吴循章说：“子轩兄，不知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两年东北大学有几个教授想辞教南下，投奔国民政府，到联大或中央大学教课，人没走成，死了丢了，连尸首也找不到。”

吴子轩不答他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这是替日本人做说客来了。早十年，听说来了一个日本人，到了南满、北满，只画地图，连哪儿有一个山包，哪儿有一口水井都画下来，据说这人回去病危，把这一卷中国地图拿出来，献给天皇。天皇把地图印了，发给侵入中国的军官一人一册。

第一章

十年在中国晃悠，不吃不喝不玩乐，只是画中国地图，还是给用来做侵略中国的用具，同枪、子弹、炮弹、手榴弹派一样的用场，都是侵略中国人的工具。只是十年前就用心，到今天才派上用场，这个学者是认真，也用心良苦。吴子轩想，这三个日本学者来中国做什么呢？看来不是画地图，研究北方民风民俗的，也与战争搭不上界。至于研究二十四史的，就与战争更没关系了，中国历代朝廷兴衰更替，只是一部部历史而已，与战争有什么干系？

吴循章见他在思忖，不由地笑：“子轩兄，你太多虑了，这年头，你要不顺从日本人，就是一个死啊。这回来了一个机会，日本要出版一套丛书，满洲国文化丛书，请你帮堀井先生。这可是好时机啊，你不用去跟那群军人打交道，他们看中国人，可就只瞄你的脖子，看从哪儿砍你一刀，能不溅他一身血。你跟堀井先生研究史料，不也正遂你的心愿吗？”

吴子轩想想，也觉得对，就答应下来了。

吴循章告诉说，明天来车接他，就兴冲冲地走了。

吴子轩吃过晚饭，把家人聚到书房，说有事商量。

家人聚齐了，听吴子轩说话。吴子轩说了家中艰难，凭老底子吃不了几年，眼下家里要空了，又没什么人可以赚钱，他只好出去干些活儿啦。

老爹威严地咳，问：“给小鬼子干事？”

吴子轩说是，又解释了一番，为什么要干这个。不做不行了，又不能干卖国求荣的事，只好钻钻故纸堆，研究研究历史啦。这样既做了

事,又不亏心,是最好的。

二儿问:“爹,有没有津贴?”

“应该有吧?”

吴子轩才想起来,把津贴这件事给忘了。

一大早,吴子轩就在家里等,等着去上班。

这不大像以往那些文人墨客集会,这是去做学问。吴子轩有些感慨,中国人不研究学问了,日本人还研究,说是日本人重视他们的文化母体,认为中国是个谜一样的国度,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绝非本土上的学者文人所能企及的。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一种陶醉、着迷、喜欢至极。常听说日本人一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粹,总是停下来敬礼。这就是日本人吗?吴子轩昨晚想了一夜,在大妻身边睡,翻来覆去睡不着,起身看书,又看不下去。如能把中国二十四史精粹介绍到日本去,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。不知这位堀井老先生是什么样子的,他对此事有何见解?

孩子们在门前嚷:“来了,来了,来了小黑地蹦子!”

孩子们管这种在长春城里很少见到的黑壳别克车叫地蹦子,他们叫喊:“爷爷,爷爷,来接你啦。”吴子轩很气派地走出门,看看院子里的几间屋,儿子、儿媳、爹都出来了,站在门口送他。吴子轩心里一热:大户人家啊,得好好做事,挣些津贴养家。他慢慢出了门,司机是日本人,很恭敬,对吴子轩老先生笑,为他打开车门,恭请他上车。再回去打开前门,上车驶去。一直驶到皇宫前院,再转过去,到了六大部院门前,车子一转就进去了,一直弯到最后边,从西角门进了院,停下了。

第一章

很僻静的小院，小门一推，咿呀而开。

院内只有那么几间屋，跟吴子轩的小院差不多，只是院子比他家洁净多了，看去是有勤快的人拾掇。吴子轩站在院里，咳了两声，想喊人，口羞，喊不出。

一听到有人咳嗽，上房正中间的门开了，从中走出三个人来。一个头有些秃的老者，下巴缺那么一点点儿，给很生动的脸添一副巴结相。他个头有点矮，胖墩墩的，一笑额头上堆满皱纹，人有六十岁左右。还有一个瘦瘦的个子，一看就知道只是个孩子，他戴眼镜，金框眼镜，头发桀骜不驯，都乱蓬蓬地站着。咬着嘴唇，站着看吴子轩。最后出来的是一位姑娘，身穿中式旗袍，她只是倚在门边，看吴子轩，神态有些慌乱，像要准备什么东西迎接客人，却又没准备好，只好很惶愧地对客人致歉。她微微笑着，嘴角抿着，显得紧张。

吴子轩想，还应该有人啊，怎么没人了，就这三个人吗？他们就是来中国研究学问的学者吗？

矮胖老人说：“吴先生吧？请，请。”

进了屋，吴子轩眼睛一亮，靠墙角边有几排长条书柜，上面刻着字：史记、宋史、明史、五代史、清史稿等字。这柜子是条方形的，门是从前面扣上去的，字是阴刻，红字底漆，很好看。这可是明代坊刻本啊，只不知是不是真正的原版？

三个人巴巴地等他坐下，吴子轩可不坐，只是盯着墙角这一排排小柜子看。他不看这三个人，三个人有什么好看的，多半那个老头子就叫什么堀井吧？吴子轩终是忍耐不住，去抠那木篋门，一抠马上心跳，是正经红木，一定是明版刻本，一定是。

沉甸甸的篋门拿在左手里，右手去抽出一本书，翻了两页，就轻轻地抽了一口冷气：是明刻本，天下少有的明刻本。

只不知是不是全的？他放进书，又小心翼翼合好篋门，问：“这套书全吗？”

答话的是那个姑娘：“吴先生，这套书是全的。”

吴子轩坐下了，他看三位日本人。

矮胖子说：“吴先生，我来介绍。鄙人是小山聪，是学习支那民俗的，请多关照。这位是加藤伊贺君，他是学习中华古国的刑律法的。这位堀井见慧小姐，是学习中国二十四史的，专诚来向吴先生求教的。”

吴子轩心里有些冷，当中国是你小日本，一说历史就只是个什么明治维新，再没别的可说，据说那个岛国还是秦始皇时派人去才开化的，有什么历史？像你这种小女子，能学什么历史，你懂什么？

吴子轩只点点头。

小山聪看吴子轩，他方脸大眼，脖子梗得直直的，像谁找他不痛快。何必这样板着脸？中国人就这样子，明明不服气，却不吐口。明明想拼命，却脸上还带笑。他说：“吴先生是大学问家，有几件事想请教，请吴先生不吝赐教才好。”小山聪说一句，另两人就都点头。问就问吧，也不知会问些什么？

小山聪问：“中国人每逢死了父母，就在家里由儿子亲自做成一个东西，像中国的招魂幡，由孝子打着，在前头走，一直到了坟上，祭奠结束时，把这招魂幡插在坟头上，这东西叫什么？”

吴子轩笑：“就叫孝头。孝头是丧者长子打的孝幡，在丧葬队伍最

第一章

前头走的人，也叫孝头。祭奠结束时，要插在坟头。那有好几层意思，一是表示儿子留下了，与丧者一同留在孤山上，免得老人孤单害怕；再就是别带回去，怕丧气殃着了孝子贤孙，家死了老人，还得平安度日啊。又一个由头是插在坟上，老远给人看：坟上有供品，野狗乞丐不得食，有后人看着坟茔地呢。”

小山聪听吴子轩讲，频频点头，他是听得懂的，而加藤伊贺就有些漠然。突然清脆的声音咕咕呱呱响起来，原来是崛井见慧为加藤伊贺翻译，一边翻译一边看吴子轩，一双秀丽的眼睛中闪着惊奇。

她翻译得很快，但不知是不是准确。就见加藤伊贺看吴子轩，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加藤伊贺也来了兴致，想一想，问：“中国古代出了一个孔子，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要讲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用这些信条衡量一个人的好坏？”

吴子轩摇头，不说这个。

不议政治，不说时事，这样才能保全自己。

加藤伊贺突然说：“吴先生，我们下围棋吧？我与小山君都是棋迷，不如我们下一局，以博输赢。”

吴子轩点头，好啊，下吧。话不投机，自然是半句也多，不如下围棋。古人说这叫手谈，说得何等贴切。只用手去拈棋子，用一粒粒棋子说话，围杀堵截，吞吐回旋，生生死死，都在这一盘棋上，根本就不必说话了。小山聪执白，先头走得还可以，渐渐被吴子轩杀得流汗。加藤伊贺先时还只是看，后来就指指点点，帮起小山聪来了。两人与吴子轩下，也颇吃力。

吴子轩棋力胜二人许多，便不太注目棋势。他留心到崛井见慧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，头很高傲地直挺着，长发如瀑，直垂至臀。她故意不修饰头发，这么披散着来见吴子轩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吴子轩可不愿意与女人打交道，她站在吴子轩身旁，他心就跳。

吴子轩能闻到她身上的气息，女孩子的香气弄得他心也乱乱的，不知眼前的棋有什么势，想不出许多步来。小山聪、加藤伊贺看他分明是心不在焉，就这么丢丢洒洒地下，也得二人狼狈，下到一百多手，小山聪尖声笑起来，一笑像只公鸡被掐在脖子上，他说：“吴先生好棋，认输，认输！”

小山聪、加藤伊贺二人告辞，说有事要做，一起走了。

只剩下了吴子轩、崛井见慧二人。

吴子轩心跳：这可不好，这可不好，只剩下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，两个人在这里熬，有点不大对劲儿吧？但他又说不出什么来。

崛井见慧见两人走了，送至大门外，回手轻轻关上门，又从里面把门闩好。吴子轩叫：“别闩门，别闩门！”

见他惊慌，崛井见慧不懂，就不闩门，过来问：“吴先生，为什么不闩门？”

吴子轩想说，男女有别啊，你与我两个人在这院子里，大白天的，怎么行啊？总不能就我们两个人吧？这院子虽小，好歹也是个机关，不该只有两个人，可不能弄得别人疑神疑鬼的。

崛井见慧回来，烧好了茶，斟茶。她跪在席上，神态十分专注，好像心思都掉在茶盅里了。她眼睛很好看，睫毛很长，极富表情的是嘴，嘴好动，一抿一紧一收一怒一启一闭都很好看。看她嘴不断地动，吴子轩